

四株杨梅树

■李慧慧

大清早,父亲打来电话,让我有时间回他那里一趟。

我以为父亲出了什么事情,才早上五点,我还想多睡一会儿。

父亲说,他上山摘了些杨梅,让我取回来给公公泡杨梅酒。

我听到外面正在下雨,担心地说,怎么那么早上山去了?

父亲说,是昨晚上山,没想到还能摘那么多,有一些颜色深一些的,尝着也挺甜的,其它的就泡杨梅酒吧。

家里的杨梅还有吗?我很怀疑。

父亲说,有啊,只不过很少,再不去摘要么被别人摘了,要么被虫子吃了,你早点来,要不然久了坏了。父亲再次强调。

杨梅还会有多少呢,还会如当初一样甜吗?我忽然伤感起来。

家里的杨梅树是母亲种下的。

杨梅成熟的季节,有一天母亲忽然对我们说,今年你们不要买杨梅了,家里的杨梅可以吃了。我们这才知道,母亲居然不声不响地在山上种下了四株杨梅树,我们甚至都疏忽了山上还有一块地是属于我们家的。那些年,我和妹妹在外面工作,父亲常常早出晚归,家里闲置

的山地有些给了同村的人,只留下离家最近的一块和最远的一块,最近的那块地母亲闲时种些葱什么的,而那四株杨梅树便是种在最远的山地上。

那一年,天气很热,我在家待着没事,就跟着母亲上了山。母亲原本不打算让我上山,怕我晒黑。直到把我从头到脚包上一层布,戴上帽子,不露出一丁点儿皮肤,才允许我出发。母亲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

盛夏时节,山上热气逼人,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但依然有股热气迎面而来。走在山间,看着青草在太阳的炙烤过后那种蔫蔫的神情,心里想着杨梅是不是也会蔫蔫的。走到半山腰,母亲指着远处几株矮小却茂盛的杨梅树,非常自豪地说:看,那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杨梅树。

走近了看,绿树碧叶间,红红的杨梅以妖娆的各种姿态精神地挺立着,有的羞答答地露出半个身躯,有的大大咧咧地露出笑脸,有的风情万种地挑逗着你。走到一株树下,母亲说:你先摘几粒尝尝,杨梅是杀百毒的,不用洗的。我看到一颗特别红特别大的,刚摘下来要吃,母亲

忽地夺过去,笑着说:真是笨蛋,你没看到有虫子爬过的痕迹吗。母亲随后从树上小心翼翼地摘了几颗,然后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细心地擦了擦,递给我:嗯,吃这粒。我尝了尝,酸酸的,不如街上卖的好吃。母亲看我失望的样子说:等明年,妈会好好施些肥,向老果农讨教些经验来,保证会很甜的。

母亲没有让我失望,第二年,家里的杨梅很甜,但母亲却永远吃不到了。母亲去世的第十四天,按当地的风俗要做“二七”,父亲上山去摘杨梅,回来后盛了好几碗放在母亲的遗像前。望着鲜艳欲滴的杨梅,父亲说:你自己种的杨梅,你多吃点吧。父亲一说,我和小妹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父亲说:这次杨梅很甜,是因为你妈往山上跑的次数多了,一个人挑着肥料上山,一个人……父亲说着说着忽然哽咽起来,父亲说:这次是花了心血去弄的,可惜她自己却吃不到了。父亲的语气里充满了很多的遗憾,我们的心何尝不是那些不成熟的杨梅,酸酸的。不同的是,那些不成熟的杨梅只要给它们足够的时间,会渐渐变得甜蜜,而我们心里的思念,随

着时间的消逝却不会消失。

小时候,读余光中的《乡愁》,只觉得这诗写得简单明了,很有味道,但不会有那种哭泣的念头,直到母亲去世后的某一天,我重新读到这首诗,尤其是读到“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的时候,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大声地痛哭起来。像我这样的年纪,除了读书和工作的原因离开家乡,一般不会太有思乡的情绪,而我很幸运的是一直待在父母身边工作,上中专也是在省内,虽然在别的城市,离家需要好几个小时,那时候交通没有现在这样便利,但与家里保持着一个月三封信的交集,那种思念的心情只是情绪低落时偶而产生,而我以为多数时候只是少年初次离家带来的不安与依恋,至于更深一步的,就没有了。

可是,从母亲去世后,我忽然有了一种情绪:杨梅满山红的季节,看着满街挑着担子叫卖着杨梅的人,内心酸酸的;超市里,母女推着车在水果摊前挑挑拣拣,我悄悄地避开,那暮温情刺痛我的双眼,走得远了,我的眼角依然泛着酸;乘坐公交车的时候,看到一位像母亲那样打扮的老人走上来,眼里都会涌现出莫

名的伤感;电视里说着“妈妈的味道”忽然就格外想念母亲做的菜肴,尝试着自己做了一道菜,做不出母亲的味,心里焦急难过;抱着女儿,唱着熟悉的儿歌,忽然就流下了眼泪,搞得年幼的女儿非常不解。

我回了趟家。没有了母亲,家里空荡荡的,父亲不在,桶里放着摘下来的杨梅,一粒粒红艳艳的,我随意地拿起一粒放到嘴里,酸酸的,如父亲所说只能拿来泡杨梅酒了,我心里一阵难过,如果母亲在的话,肯定会很好吃的。

我忽然想去山上看看,依着熟悉的方向,一个人上了山,我看到那四株杨梅树,如往年般茂盛,但长势不好。我知道父亲要上班,没时间上山,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了,但不曾想,它们依然结着果,虽然不如前几年好吃,虽然数量有所减少,但依然坚强地挺立着。山地一片荒芜,有些地空着,野草丛生,只有那四株杨梅树依然挺立着,但我非常害怕有一天,它们会坚持不住。

(“乡愁”专栏由本报与省作协联合开办,电子阅读敬请添加本报文艺阅读微信公众平台“有风来”youfenglai_zjrb)

文化散记

茶问

■王东海

喝茶,拿起——放下,算不得“茶艺”,“茶艺”在前,温杯、置茶、候汤。“茶道”在后,汤色、闻香、品茗。我冥顽不灵,不闻道,不拜艺,只有嗜好茶汤的工夫,工夫也就是时间,我有很多时间喝茶,活着难舍,拿起放下。

我算不了茶客,喜茶久远,仍然不能领悟“茶禅一味”的佛意。遇有好茶,只是迷惑,茶农是谁,如何种得如此好茶。好茶,明前高山幽谷之地,《茶经》说:“上者生烂石”。好汤,清晨一口清淡之苦,清澈浅绿。只是这么多年,就是没有喝出陆羽的“精行俭德”,赵佶的“清和澹静”,也没喝出喻政的“淡远清真”,还有千利休的“和敬清寂”。也许书少?也许悟性?在拿起和放下之间,总会品出茶汤以外的味道,魂牵一些人和事,还有太多的放不下。

若在清晨,懒懒起床,书桌上有杯热茶,爱,就搁在那儿,一份温情,不浅不满。落座,一本书,一支烟,便是山水,便是古往今来。

佛释茶字,人在草木间,没有下文。由我说,就是一个“坟”字的简笔,草在上,人在棺里。如是以来,还有什么?明了,也就空了。清明,虎跑喝茶,续水三回,店家就不愿提壶过来。此时,水比茶珍贵,人性使然,避也避不开的现实。客离去,茶还在碗里,叶已珠黄,黯然失色。茶若灵性,情何以堪,不如枝上老去。若是放下就这么简单,那么人还有什么好说?

缘分的事说不好,谁是谁的那碗茶。我放下谁,谁又放下了我?缘起缘灭,虽然有心避让也难免还是一段纠结,是非论道,要个说法,讨个安慰无非是让自个儿安心。人与人没仇,皆为路人,与自己却不共戴天。缘起,一指流沙。缘灭,一个转身,道个别就当是惜缘人。爱真的很短,短到一杯茶的工夫,痛却久远,刻骨铭心病入膏肓。

人若茶性,也就融通无碍了。心念不起,不记得喝茶的人是谁,人走茶凉。茶释道:不凉如何?等谁回来?一喜一悲一段姻缘,秉事之情、顺物之至,无所谓谁凉了谁的心。

其实,人茶同根,殊途同归,该有灵犀,只是人不知,草木皆知。



性本爱秋山(扇面·纸本彩墨) 王奇

《性本爱秋山》以扇面这一特殊的形制,表达了山水别样的美。作品中的骨法用笔,新巧自然,墨色积染、赋色质朴单纯,在苍润兼济、几许氤氲间,画面尽得气韵流动、意趣神会之美。画家把来自传统“经典”的笔墨演绎成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用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和特有的语言模式与具体的自然景观相交融,营建出一种恬淡的意境,再现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表达了当下都市人追求山居生活的人文情怀。作为一位全国知名的美术特级教师,王奇老师近40年来为中国美术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输送了三百多名学子;作为一名画家,王奇老师200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家协会首届中国画高研班,受到郭怡琮、张立辰、霍春阳、郭石夫等名家的精心教导,在山水和花鸟画创作道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理论观念。现任九州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苏晓晗)

在大地上留下印迹

■杨新元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可能家喻户晓。然而,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却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愚公,他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法国人。这个名叫阿尔则阿·布非耶的牧羊人,不为名,不为利,也没有任何人要求他,却在一个远离繁华、不为人知的高原上,几十年如一日地种树。他以最单纯的想法,每天按部就班地执行自己的种树计划,使原先荒凉的土地,重新变成了宜居的家园。毫无生机的高原,散发着健康和富映的光芒。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让·纪沃诺,他在一次旅游中穿越一个不为人知的高原时,碰到了一个沉默的牧羊人,就是种树人阿尔则阿·布非耶。当时,作者只有二十多岁,而艾已55岁了。阿尔则阿·布非耶以前在平原有一个农庄,后来妻子和独生子相继过世,他便隐居到这块荒芜的高地上来。他认为,这块高原因为缺树,正走向死亡。于是,他主动担当起拯救大地的重任,在放牧羊群的同时,在高原上种橡树,种山毛榉。虽然因为高原

缺水,条件恶劣,10万粒橡实中,只有二万粒发芽。而这二万棵树苗,又有一半因为自然环境差而无法存活,但是,剩下的一万棵就会在光秃秃的高原上生长起来。作者碰到阿尔则阿·布非耶时,他已经种了三年树。他是从1910年开始种树的,到1947年安息于法国巴黎的养老院,阿尔则阿·布非耶一个人在高原上默默地种了近四十年的树。

在这四十年中,世界风云变幻,经历了一二两次世界大战。可是,身处偏远高原的布非耶,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种树的步伐。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昔日荒芜的高原,干涸的河床,变得流水淙淙,鸟语花香。1913年,作者在这个高原上走了5个小时也看不到一个村庄,而艾已55岁了。到1945年6月,那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里已经有公共汽车来往了。在这片土地上,人们过着幸福与安适的生活。古老的溪流,被森林中的雨雪浇灌着,有了流动的活力。留着布非耶种树印迹的高原,已是一片崭新的大地。作者说:“细数当

年的人口,无法否认现在过着舒服日子的一万多人的幸福来自阿尔则阿·布非耶的赐予。他只靠身体力行与蕴藏的品德,就能够将荒凉的土地变成到处都是奶与蜜的‘迦南地’。万物之中,唯有仁爱是值得崇拜的。”

如果不是作者亲眼所见,并通过文字把这个种树的男人写出来,那么,我们或许至今也不会知道阿尔则阿·布非耶这个名字。一位哲人说过:“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成绩来。”“布非耶是个牧羊人,当他看到这片高原因为缺树而正在走向死亡时,他决定用种树的方法来拯救大地。如果当初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别人听,得到的可能是嘲笑。然而,他沉默寡言,却在自己下定决心后,就付诸行动。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他成功了。他用自己的双手,为大地描绘了一片绿色和生机。

马克·吐温说:“多做点好事情,不图报酬,还是可以使我们短

短的生命很体面和有价值。这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报酬。”而爱因斯坦说:“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的事业。”窃以为,一个一辈子离群索居,与种树结下不解之缘的人,可能算不上什么英雄。因为,他的生活缺乏轰轰烈烈的故事。然而,正是这份无私的坚持和奉献,却让一个走向死亡的高原重新充满生机。这又是多么伟大的创举。当今社会,人心浮躁,利益至上。不谋私利,惠泽他人,已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所以,看到这篇《种树的男人》,心里十分感动。布非耶的无私、坚持,不求任何回报,成全了他的种树事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如何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有价值呢?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像阿尔则阿·布非耶那样,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的事业,虽然不轰轰烈烈,却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样的人,是把自己的足迹留在大地上了。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诗韵

人生是座书垒起来的山

■王永昌

我的智慧,是一座山,一座书垒起来的山。这里,人类进步的足迹深深地珍藏,无数的知识汇成宽阔的海洋。这里,有无数建造大厦的砖瓦,更有你我前行高飞的力量。

我的梦想,是一座山,一座书垒起来的山。这里,散发着清新的墨香,滋润着生命的营养。这里,这里,洒满你我成长的阳光,更孕育着我们追求的理想。

我的心灵,是一座山,一座书垒起来的山。这里,与古人世人对话,开启思想,与自我灵魂对白,抚慰孤伤。这里,这里,是科技理性的张扬,更是心灵情感的流淌。

我的生活,是一座山,一座书垒起来的山。这里,我们畅游“万卷书”的殿堂,把理想写在厚厚的大地上。这里,这里,是创业人生的桥梁,更是生命历程的华章。

我的命运,是一座山,一座书垒起来的山。这里,汗水换来生命的闪光,时间创造人生的容量。这里,这里,是贫富、苦乐、成败的丈量,更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土壤。

啊,人生是书,或长或短,或短或长,原本就是一本本书,写就的山梁。

噢,人生是书,或长或短,或短或长,我们永远、永远,走在人生的山坡上……

钱塘江副刊投稿邮箱:
zjrbotj@163.com

“有风来”:基于新鲜的、有范儿的文艺活动,做有腔调的文艺评论、影评、书评等,每周一至周五推送,让你美一美。欢迎更多腔调人士加入,云世界再美,也要一起去吹吹风。寻美体验,请添加“有风来”文艺阅读微信公众平台,或扫描下方二维码youfenglai_zjrb。

